

疯狂的石榴树

她们文学丛书 **小说卷**

疯狂的石榴树

海 男 著

—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 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刘存沛
封面设计 西里 薛娅
责任校对 罗斌煌

她们文学丛书

小说卷

疯狂的石榴树

海南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大 32

印张：12,375

字数：240,000 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7,000

ISBN7-222-01831-X / I · 485

定 价：14.90 元

她 们

——《她们文学丛书》序

程志方

她们是她们。我们是我们。我们永远不是她们。
而且，没有她们，便没有我们。
是她们，孕育了人类。
是她们，拓开了文明。
没有她们，世界是残缺的。
没有她们，文学是跛脚的。
她们的存在，使世界完整。
她们的存在，使文学鲜活。
在传统面前，她们是最坏的女人。
在未来面前，她们是最好的女人。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超越历史。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赢获得明天。
因此，我爱她们，我们爱她们。
于是，有了《她们文学丛书》的构想。
中国女性文学从这里走向新的辉煌。
中国女性作家从这里登攀文学的峰峦。
她们将给我们：
另一片蓝天白云，
另一轮明月朝阳，
另一双眼睛，
另一座家园。
来吧，
我们和她们。

1995.5.25

目 录

1 她们——《她们文学丛书序》 程志方

- 1 疯狂的石榴树
- 48 外省的爱情
- 59 理想主义者
- 100 诉说
- 151 病史
- 202 家园的祈祷
- 255 缅怀
- 274 对归宿的思念
- 305 伴侣
- 316 小说二题
- 333 秘史
- 351 证明
- 364 农庄上空的红鸟
- 374 抒情诗人

· 疯狂的石榴树 ·

疯狂的石榴树

阳光灼热的岩石上镌刻了这些言辞：

现在和永远，那是值得的。

永远永远和现在现在，鸟雀在啾啼。付出的代
价是值得的。

——埃利蒂斯

1

就时间的顺序而言，它是一阵来自脚底的冰凉的风，是不能令人确信的预兆。好多年前我曾看到冰雪化成了水上的玻璃，惊悸的鸟群踏着玻璃去寻找食物，这时候我的父亲在身后出现，那些东西化为泡沫。时间是悖离众人和万物的，它集中了人类最感伤的东西，这就是虚幻，因此，在茫茫众生中，每一世纪总要出现一群稀罕的人，他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规律，忘记了世人，他们是一群虚幻者，无疑，这样的人种是可怜又不可征服的。一年中的风季已经来临，浸入骨髓，流遍血液畅流的地方。我在时间的过去和时间的未来忘记了许多事情，只有一件近在眉睫，不能回避也不能分裂。我必须陪同简去那座荒凉小城的河岸边度过十五年的苦役生活。眼下，有三天时间，总共有三天时间。简在两个月前用手枪击毙了瞎子老人。简必须遭受法律和上帝的惩罚。于是就有了今天，我要收拾行装。为了这一切，我在一个月前就辞去了工作，我将去做的一切完全是一种心灵的愿望，没有谁支配我。因而，这一切都是轻松

的。三天时间我不想做任何事情，我只准备坐在窗前。

在庭院里有我的石榴树，现在是冬天，这凋零的生命表现出一种执着的柔韧，它在迎风呜咽的同时像奇怪的音乐，无法补偿的寒冷竭力摇晃着石榴树，但是，石榴树却迟迟不肯倒下。我曾经在冬天无数次看见它要倒下去，到了春天，它生命蕴含的风格又在我眼前脱颖而出。显然，石榴树的空间只有我能够走进去。

门突然敞开了，仿佛是被风吹开，如同季节的变化一样，仿佛谁拉着我的手跃上了一个弯巴又从漆黑的走廊里出来，好多次，我都在阒无人迹的时候看到门开了。

我的门外真的站着一个人。他是谁？他不是将要去服苦役的简，而且简不可能回来，他被关押在监狱中。但是，他又是谁？现在，太阳从窗户上兴起，我房间中的雾渐渐消散。我缓慢的仰起头才看清这个人，他在明锐的光线中，似乎在一股股溪流的忧郁中逶迤的流淌着：沃里夏，你记得我吗？他亲切的脸经过了旅程的动荡，两唇张开，显得像一个记忆中的孩子。沃里夏，你不记得我了。在一条河岸的两边，~葵树金黄。你不停地：什么树也没有我的石榴树疯狂。我移动了一下身子让他进来，我看着他驼着背走进了屋。

就那年的夏天来说……是的，确实有那样一个夏天，我十岁，看着一个背有些微微前倾的男人举起一只深褐色的手，僵直地举在空中。他的手一直举着，在流动的河水中举起来，手举起的地方深深浅浅、斑斑驳驳。我嗅到了湿润的空气和水中的植物气息，其中还有隐隐约约从他手臂中举起来的色彩味。那条河岸寂静无

声，只有他一人荒唐的举起手臂。这是水的中间，两岸是富裕，是绵延不尽的向日葵。他看见了我，他抬起头，这是一个驼背的男人。我对他说：什么树也没有我们家的石榴树疯狂。他后来问我叫什么，问到了我的家。我跟他呆在河边，直到他将那幅画完成后签上名，他叫追忆。这是一个富有旋律感的姓氏，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他陪我走完了所有的河岸后告诉我：他现在来不及去看我的石榴树了，他要去外省结婚，跟一位姑娘结婚……他没说完，一粒尘土吹进了我的右眼，他转回身，站在我身边，用两手掀开眼皮，他噙起嘴吹了一下，像凉爽的风一样很舒服。很快，我的眼睛开了。“沃里夏，我要走了。”当时，我就懂得了什么是人应付的复杂问题，这有着历史原因。我很小时，一场大雨过后，母亲悄然来到我房间，吻了一下我的前额。自那以后，母亲就从未回家，剩下父亲一个人将我引领着，我跟在父亲身后，父亲带我上公园，看见老虎的皮、蛇的线条和忧伤的斑马；父亲还带我去看一些友人的葬礼，在灰色的路上，小马车装载灵柩，还装满花朵。父亲什么也不告诉我，他总是沉默的携带我的手，经过院子里绽放的石榴树，或者一座空旷的、积满冰雪的桥梁，我就是那样在父亲的引领下长大了。时间用难以阻挡的手臂使我看清楚了春夏秋冬，看清了石榴树是一种笔直的树，它每天都伸着硕大的树杆，那样深思熟虑。这样，当父亲被送进殡仪馆时，我知道，父亲被一间房屋，缀满四月和丁香的房屋收藏了。他服从了他曾携带我走进世界时的沉默。

追忆从我眼前消失时，我嘴里正衔着一根从河岸上扯来的草叶。这时，一列火车正从我的身边擦身而过，滚滚的引擎声久久回荡，列车消失在金黄色的葵花丛中时，追忆同样也消失了。我走过轨道，身后那条河流慢慢缩小，从我身后擦入黄昏之中。第二天，在大雨过后，我站在窗口看着彩虹的颜色，或许那就是一个男人要娶女人的原因，更多的含混着彩虹般的问题展现后便一波三折了。我一直陪同彩虹消失，我眼前飞过一根根截断的、残缺的圆柱体，它们插入茫茫夜色。就那天的夜景来说，并没有多么大的震惊。然而，现在，当我又一次遇见我十岁时看见的那个人，这种震惊意味着什么？这个人进入了我的空间，他驼着背，好像比从前更加厉害了。在过去的无数年里，我特别注意在记忆中的一个驼背的人走路的姿势，我曾幻想，在一条宽阔的、人群挤动的路上，他怎样走路？在孤寂的星辰下，他又怎样越过前面悲哀的影子？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在人的一生中，一个人注定不可能想一个人。

2

追忆也许是太累了，许是走了很多的路才到达这里。在我的沙发上，他做了一个梦。他对站在窗前的我说：沃里夏，我梦见了我的那一批画中有一张是送给你的，但是，它们好像被一场熊熊火焰包围着，我怎么也找不到那幅送给你的画。沃里夏，我知道你面临着什么

东西。给我三天时间，好不好？你跟随我去那个藏画的小镇，我终年在那里作画，也许直到死都不会离开。事实上，我的梦只是反映出了一个现实，你想想，那间藏画的小屋里确实有一幅画是送给你的。沃里夏，相信我说的话吗？我望着追忆，在许多声音的来源里，声音对耳朵和旷远的事物起着亲切的作用；声音一旦贯穿了时间和听见声音的人，那么声音的力量被加强和上升了。追忆说了些什么？他知道我此刻在想些什么？他是在对十岁的沃里夏说话，还是跟已经换了行装的另一个女人说话。

他的手线条分明，是一双让人看见后必须铭心刻骨的手。这样的手，哪怕你面对芸芸众生也难碰到。我注意到这手在随意地摆动，似乎在空气中被莫名的东西抑制着，沿着一股股倾斜的光线，那双手不断的发出抒情的节奏。一般来说，有这种手型的男人总是面临着一种又一种危机，而且他们手上的危机犹如鲜红色的血液，诚心诚意地否定又否定一件事，或者去接受一件事……这种危机培养了他们，要么成为艺术家，要么成为敌人。

我盲从地看着这双手，想到一个又一个的空白，简那双手扣动枪机，那是一双十分软弱的手……简说：闭嘴。我必须用这枪结束你。知道吗？结束你……仿佛地球猛地地旋转，简的声音未结束，那个瞎子就倒在了黑暗中。在夜的深处……简睁开双眼小心翼翼地拥抱我：沃里夏，这个人必须被我亲自打死。他死了。简的手颤栗着，头靠在我肩上。在简的房屋一角躺着那个算命瞎子，他曾经整夜整夜的沿着墙壁走，沿着废墟走……他

能看见每一个人活着和死去的命运。他无数次地指出简的命运，简害怕了，他必须打死瞎子。这样，简才会平静地将秘密撕碎……我知道简，因为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更了解简。

那时，我刚到这座南方城市不久就知道了这是一座古老的垂钓之城。在每个方向的郊外有一条又一条通向湖泊及河流的新型公路，每逢假日就有成群的男女驱车在路上，他们的自行车后座上插放着笔直的垂钓工具，小巧，精美。这一新鲜的情景令我心旷神怡，我的好奇心驱使我有天混杂在一帮男女青年中到了一条河边，看他们在阳光下垂钓。金色的光焰从遥远的天空垂直下来，照着这条绿树垂荫的河流。水流并不很大的河流却隐藏着深不可测的鱼类。无疑，他们选择的这条河流是最好的垂钓之河。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都沉默在缓慢的水流声中，似乎每个人的声音都随着河流深入下去。垂钓者的目光是最专注的，一旦他们站在河边，手里拿着鱼杆，就很难有人将他们唤醒。实际上垂钓是一场梦境，在每片湖泊和水流中，流水映照着垂钓者的身影。一个优秀的垂钓者，他们的一生都在叙述梦，在每片湖泊和流水中，看见鱼群游动时，垂钓者们开始激动起来。我在岸上看见了简的激动，那杆红色的垂杆紧张地在水面上潜游着，深入下去。这时透过垂杆我注意到了简的神态：令我怀想一只忧伤的兔子。它们在夜空嗡嗡转动，在下起小雨的路径上，兔子被淋湿，它试图继续奔跑下去，兔子碰到的是泉水和枯萎的藤蔓挡在前面。

就在这时，我看见旁边的一些人纷纷钓到了鱼，他

们欢喜得像风筝一样飘起来，简一动不动，我预感到他快钓到鱼了。到了傍晚，简仍然是两手空空，简将鱼杆放在车后，推着自行车走上了河岸的一条小径。我跟随他而去，简到了一片起伏的草地，躺了下去。我迎着一片黄昏到了他的身边，他平静的看着我。我说：今后，叫我沃里夏吧！

“沃里夏。”他的嘴唇蠕动着，我什么也不想跟他说。置身在浓重的，变为夜幕的草地上，我开始确信，只要稍稍有点幻想的人才会看见我们一些人未来的命运。我在长久的黑夜中训练了自己的这种才能。我小心地躺在草地，仿佛没有一个人在我身边，大多数人在这种时刻最容易看见的是星星，也许还有星星垂照的一些树影。我看见的是一些赎罪的人，他们是一群异教徒，每个人用十分纤细苍白的手指挡走飞扬的尘土。是的，在这样风清月明的晚上，我看见的是尘土和具有十六世纪风格的隐秘故事。我从眼角看见简聚精会神地望着黑沉沉的夜，奇怪的是我的闯入对于他仿佛像一片树叶被风吹到眼前。再看上去，简似乎陷在一场较大的混乱中，与从前的情景交融在一起的简基本上在那天晚上耽于更早的往昔，许是一些恐怖的落日。到我们回去的路上，他的声音使我感到模糊而忧郁，简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后感激的说：沃里夏，你帮助我的记忆越过了昨天。沃里夏，我们一家人，母亲和父亲，还有我的姐姐，他们全都死于一件极小的事。他们死得那样清新……沃里夏，当你知道我六岁时的某一天深夜听到父亲屋里传来的枪声时，你知道那枪吗？枪口有梔子花、玫

瑰花的香气，是一把冰冷的左轮手枪……母亲属于自然死亡，她正在抬起头欣赏整个夏天的夜景时，突然就没有醒来……姐姐呢？她在面临着爱情的破裂之中突然感到有一天早晨清除了沾满花香的蜘蛛网……她使用的不是武器，而是一根丝绸。沃里夏，一根金黄色的中国丝绸可以在几秒钟内结束姐姐的生命……沃里夏……我记得那个夜晚是银色的……

我注视着简的眼睛，害怕他继续说出伤心的话来。然而，整个夜似乎突然变了，他要回住所去，而我也必须回去。这种令人迷离的感觉好像在模仿一只死鸟在临死前的挣扎。我问简，在这样的夜晚害不害怕？简端详着我。我们俩人沿着建筑的暗影直到天晓也没有分开。这就是一个女人和另一个男人必须在一起的目的。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世人是怎么想的，我更不知道爱情这样的词汇能不能全部概括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的全部意义。

3

我慢慢转过身来，威士忌从杯子的边缘溅到我的衣裙上。驼背画家追忆领我在一家小餐馆里度过那天中午的时光。从早晨我就没有拒绝他的那件礼物，在遥远小镇中的石榴树，我决心跟他去取那礼物。离开住宅时，他站在窗口，目光消失在树尖的上端，像飞翔在空中的翅膀那样悠静。他很苍老了，我突然发现他的嘴角上细密的皱纹，好像表明：追忆是在我未出生前就及时地，

降临到大海的石头上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了大海，想到了紫色的石头。这时候，我却忘记了我出生的地方，忘记了母亲焦灼地奔驰在香草的小径上生下我的情景。

追忆在看石榴树的枯枝，一片树叶也没有。他好像从一个长时间的睡眠中醒来，他把手中的香烟灭掉。他的行为似乎消逝不见，剩下的是他的言辞：沃里夏，如果春天时看到这棵石榴树……他忘了说下去。我的思绪摇摇晃晃在灰色的上空，春天，我会背那些最优雅的诗：“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和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父亲就是死在春天，住进了春天的小房间。我的目光又到了一片笔直的、没有冷风的高地上，那里什么也没有，没有石榴树的花朵，没有温暖的时间……简教会我背诵春天下面的诗句：“冬天使我们温暖，大地给助人遗忘的雪覆盖着，又给枯干的球根提供少许生命。”我最喜欢那几句：“我很害怕。他说，玛丽，玛丽，牢牢揪住。我们就往下冲。在山上，那里你觉得自由。大半个晚上我看书，冬天我到南方。”我和简在那里谈论优美的夏天，那些危险的阴影，简站在高高的空地上，他是一个有着卷头发的青年。简的衣衫老是敞开着，黑灰色的灯芯绒裤子使简像被黑暗消隐起来的一个十字架挂钟。简终于看到了日光照耀，雾气弥漫的丘陵区，他拉着我的手跑下山岗，我们从草绿色的小路上进入了丘陵，简从黑色的包里取出一块硬硬的东西放在我手中。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唯一的手枪、唯一的武器。简坐在一片丘陵

上，看上去，简就像坐在一片低矮的墓地。我低头看了看膝头上放着的左轮手枪和地上蜿蜒流过的一条小溪。我怀着热切的心情告诉简：这枪已经老了，已经在新世纪到来时消失了旧时代的意义。你瞧一瞧，在你的身前身后有那么多平静的事物，它们跟这枪没有什么联系。简的嗓音有些沙哑，他昨晚又失眠了，简喜欢失眠。他说：沃里夏，我看见了你说的一些东西。但是，这把枪是昨天的秘密，只要这把枪不放出一颗子弹，秘密将存在……沃里夏，我手里仅有一颗子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它。是用它射击刺耳的、疲乏的声音，还是射击一朵花，一个人……溪水中流淌着一些树叶，我不会听见简的声音，我听见的是有可能保留给时间和未来的那个秘密，简的那个秘密。尽管简在低沉的一次又一次说着那颗子弹和子弹的序幕，但是，我并不滋长对膝头上那把枪的恐怖。“简，过来，你将我膝头上的枪拿去，我要睡会儿。”接着，我的膝头开始轻松了。我在那时候，就竭力摆脱简的手枪。自那以后，我经常穿过黑夜和白昼摆脱它，仿佛在时间中进行一项艰难的飞翔，而简身上的忧郁气质又使我感动：“谁是个总是走在你身旁的第三人？我数的时候，只有你和我在一起。但是我朝前望那白颜色的路的时候，总有另外一个在你身旁走，悄悄地行进，裹着棕黄色的大衣，罩着头。我不知道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但是在你另一边的那一个是谁？”显然，简还没有背完他会背的这组著名的长诗就被带走了。

他坐在我的对面，威士忌的酒精隐隐在我的体内发